

历代笔记小说丛书

# 淞滨琐话

● [清]王韬著  
● 刘文忠校点



● 齐鲁书社

历代笔记小说丛书

# 淞滨琐话

齊魯書社



(清)王  
刘文忠

校点 稿著

**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**

淞滨琐话 / (清) 王韬著. — 济南: 齐鲁书社,  
2004.1

(历代笔记小说丛书)

ISBN 7-5333-0048-3

I. 淞... II. 王... III. 笔记小说—中国—清代  
IV. I 242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99182 号

历代笔记小说丛书

**淞滨琐话**

[清]王 韬 著

齐鲁书社出版发行

(地址: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: 250001)

E-mail: qlss@sdpress.com.cn

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

880 × 1230 毫米 32 开本 10.25 印张 2 插页 257 千字

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333-0048-3

K·18 定价: 16.00 元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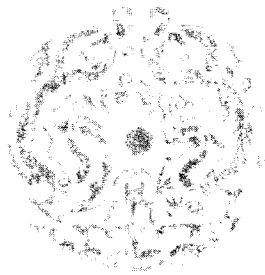
## 《历代笔记小说丛书》出版说明

中国古代笔记小说源远流长,作品繁富,蔚为大观。特别是清代,由于《聊斋志异》的产生,给笔记小说的创作带来新的生机。一时仿效之作纷至沓来,不同风格的作品也竞相出现。其中不少作品虽也“传奇”、“志怪”,却有着较深刻的思想内容,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和人民的要求,并具有一定的艺术感染力,至今仍有认识价值和借鉴作用。为此,我们特编辑出版《历代笔记小说丛书》,以供研究者参考,并满足广大读者的需要。

本丛书所选收的作品,均系在古代笔记小说中有较大影响或独具风格者。

本丛书将分辑出版,力求以较好的版本为底本,加以整理、校点。工作中如有不当之处,敬请读者批评指正。

齐鲁书社





## 自序

天下之事，纷纭万变，而总不外乎生老病死，悲欢离合。人生堕地即哭，盖知所入非快活世界，而有生亦非乐趣也。人生于世，不过数十寒暑耳，有生则必有死。此数十寒暑中，自孩提无知，以迄乎龙钟待尽，其间或疾苦，或颠连，或忧愁，备人世诸苦恼而一身受之，此即由佛经所谓恐怖远离颠倒梦想诸境而出。夫人一心在无挂碍，故富贵而忧戚，不如贫贱而快意肆志焉。今使问于人曰：“处逆境而心安，与处顺境而心劳，二者孰胜？”则必以心不困于境者为优。然人能知之，而不能行之，则已入于苦海中也。世间富贵荣华贫贱屈辱皆境也，境也者，不过暂焉而已。优游恬适，舒畅怡悦，所以养乎心者也。心能入乎境之中，而超乎境之外，且能凭虚造为奇境幻遇，以自娱其心。人于世间有父母妻子兄弟友朋，而忧喜哀乐会合别离以是而生焉。备历乎诸境，胶扰于一心，宜乎发之玄者白，齿之坚者危，魂魄一去，同于草亡木卒，顾此言乎处顺境而未及乎逆境也。其有极人伦之变，而涉夫人世之险巇，其境为至难，其心为独苦。然则人自有生以来，浮湛阎浮提中，一苦恼众生耳。故曰：我之所患在乎有身，身自有生得来，而为诸苦丛射之鹄。人自乐有生，我自求无生，有生在世，其亦赘疣而已。

余今年六十矣，虽齿发未衰，而躯壳已坏，祁寒盛暑，不复可耐，偶尔劳顿，体中便觉不快，略致思索，辄通夕不能成寐，



见客问姓名，转顾即忘，把卷静坐，即尔昏然欲睡，思有所作，握管三四行后，意即不相缀属。以此而犹欲著书立说，其可得哉！倦游归来，却扫杜门，谢绝人事，酬应简寂，生平于品竹弹丝，棋枰曲谱，一无所好。日长多暇，所以把玩昕夕，消遣岁月者，不过驱使烟墨，供我诙谐而已。以此《淞滨琐话》又复积如束笋，哀然成集也。

《淞隐漫录》所纪，涉于人事为多，至于灵狐黠鬼，花妖木魅，以逮鸟兽虫鱼，篇牍寥寥，未能遍及。今将于诸虫豸中，别辟一世界，构为奇境幻遇，俾传于世，非笔足以达之，实从吾一心之所生。自来说鬼之东坡，谈狐之南董，搜神之令升，述仙之曼倩，非必有是地有是事，悉幻焉而已矣。幻由心造，则人心为最奇也。余于生老疾病，悲欢离合，已遍尝其境，所不可知者，死耳。向居香海，入秋咳作，气上逆不能着枕，终宵危坐达旦，日在药火炉边作生活，去死几希。长夜辗转，一灯荧碧，几于与鬼为邻。然昏厥瞥眩中，此心湛然，尚觉可用。追思前后所历，显显在目，感恩未报，有怨胥泯。痛知己之云亡，念知音之未寡，则又蹶然而兴，涕泗滂集。故兹之所作，亦聊寄我兴焉而已，非真有命意之所在也。岂敢谓异类有情，幽途可乐，鸟兽同群，鹿豕与游，而竟掉首人世而不顾也。

夫荒唐之词，发端于漆园，怪诞之说，滥觞乎《洞冥》。《虞初》九百，早以是鸣。降及后世，抑复工已。余向作《遁窟谰言》，见者谬加许可，江西书贾至易名翻板，借以射利。《淞隐漫录》重刻行世，至再至三，或题曰《后聊斋图说》，售者颇众。前后三书，凡数十卷，使蒲君留仙见之，必欣然把臂入林曰：“子突过我矣，《聊斋》之后有替人哉！”虽然，余之笔墨何足及留仙万一，即作病余呻吟之语、将死游戏之言观可也。

光绪丁亥中元后三日天南遁叟王韬序于沪北淞隐庐



## 目 录

出版说明 ..... 1

自序 ..... 1

### 卷 一

徐麟士 ..... 1

药娘 ..... 4

李延庚 ..... 8

田荔裳 ..... 12

画船纪艳 ..... 16

倪幼蓉 ..... 20

### 卷 二

魏月波 ..... 25

白琼仙 ..... 29

卢双月 ..... 33

金玉蟾 ..... 37

煨芋梦 ..... 42

### 卷 三

刘淑芬 ..... 47

柳青 ..... 51

仙井 ..... 54

严寿珠 ..... 58

真吾炼师 ..... 62

邱小娟 ..... 66

### 卷 四

辛四娘 ..... 71

沈兰芬 ..... 75

皇甫更生 ..... 80

徐希淑 ..... 84

反黄梁 ..... 89

### 卷 五

龚蒋两君轶事 ..... 94

乐国纪游 ..... 98

梅无瑕 ..... 102

袁野宾 ..... 106

刘大复 ..... 110

纪四大和尚 ..... 114

### 卷 六

剑气珠光传 ..... 119

花妖 ..... 123

箫仙 ..... 127

画妖 ..... 132



|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|-----|
| 孙伯簏 ..... | 136 |
| 水仙子 ..... | 140 |

## 卷 七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谈艳上 .....            | 145 |
| 谈艳中 .....            | 149 |
| 谈艳下 .....            | 154 |
| 粉城公主 .....           | 159 |
| 邹生 .....             | 163 |
| 记沪上在籍脱籍<br>诸校书 ..... | 168 |

## 卷 八

|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|-----|
| 顾慧仙 .....  | 176 |
| 杨莲史 .....  | 180 |
| 罗浮幻迹 ..... | 184 |
| 梅鹤缘 .....  | 189 |
| 柳夫人 .....  | 194 |

## 卷 九

|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红豆蔻轩薄幸诗上 ..... | 201 |
| 红豆蔻轩薄幸诗中 ..... | 205 |
| 红豆蔻轩薄幸诗下 ..... | 210 |
| 朱素芳 .....      | 215 |
| 东瀛艳谱上 .....    | 219 |
| 东瀛艳谱下 .....    | 223 |

## 卷 十

|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|-----|
| 徐太史 ..... | 229 |
| 玉香 .....  | 233 |
| 因循岛 ..... | 239 |
| 梦中梦 ..... | 243 |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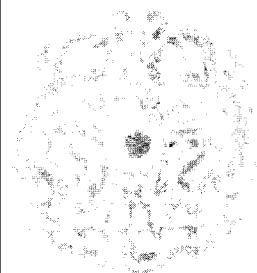
## 卷十一

|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燕台评春录上 ..... | 254 |
| 燕台评春录下 ..... | 258 |
| 珠江花舫记 .....  | 263 |
| 记双烈 .....    | 267 |
| 瑶池仙梦记上 ..... | 272 |
| 瑶池仙梦记下 ..... | 276 |

## 卷十二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瑶台小咏上 .....          | 282 |
| 瑶台小咏中 .....          | 289 |
| 瑶台小咏下 .....          | 294 |
| 沪上词场竹枝词 .....        | 299 |
| 蕊玉 .....             | 302 |
| 李贞姑下坛自述<br>始末记 ..... | 307 |
| 陈仲蘧 .....            | 309 |

|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|-----|
| 校点后记 ..... | 314 |
|------------|-----|



## 淞滨琐话卷一

## 徐 麟 士

徐麟士，崇明人。少负奇气，虽生长海滨，而识见广远，且膂力绝人，能挟数百斤物，超跃重垣，人以为昆仑奴之流亚也。生平嫉恶如仇，里中无赖有作盗窃者，悉擒治之，不少宽。以是诸无赖衔之刺骨，思有以中之，未得间也。

一日，偶经古冢，土崩露石匣，掘而启之，中有一剑，少加拂拭，光芒注射，知非凡物，宝之不轻示人。夜梦伟丈夫来曰：“余即冢中人也。子得宝剑，而不知剑术，亦何所用？我请授子。”生再拜，愿受教，梦中尽得其所授。及醒试之，一一不忘，以此益自负。

时长桥下有巨鼉，恒出为人患，县官募有能捕之者，予重赏。里人交谓之曰：“君能之乎？此鼉能激水三千丈，吞吐云雾，腾沓波涛，君恐非其敌也。”生忿然作色曰：“此蠢然一物耳，何足污吾刃？既欲为公等除害，奚惮一行！”即时仗剑入水。须臾浪涌若山，潮翻如雪，奔腾澎湃之声，震闻数里。经一二时许，乃渐平息。群见生剑悬鼉首，踏波而出，左手持革带——既近岸，视之鼉也，盖以革带贯其甲裙故也。群众争曳之登岸，太凡亩许，离之饱数百人，江水尽赤。里有长老曰：“子前身殆周处也。何不致力于学，博通古今，以备他日国家用？”生喜，乃折



节读书，不复问户外事。无赖之图报者，其念亦寝。

生戚某军门，方驻关外剿游匪，素悉生勇，驰书招之。生慨然起曰：“大丈夫建功立业，正在斯时。铭钟鼎而书旗，常夫，岂异人任哉！”携剑囊书，束装就道，自芝罘达旅顺。以待修舶，小憩逆旅。一夕，饮酒薄醉，隐几假寐，忽有戎装系刀入白者，向生半跪而请曰：“寡君命敬迓君子，乘舆已待于外。”生仓猝间，莫辨为谁，随之俱行。既登车，电迈飙驰，其去若驶。旋至岸尽处，遥望浩淼汪洋，极目无际，殆海也。车径由海中行，水分两旁若壁立。顷抵一所，车止，宫殿嵒峤，殆如王者居。门外甲士百许人，排班鹄立，状甚敬肃。即有峨冠博带者数人自内出，拱手迎生，揖生入内。历门数重，始睹前殿。殿上悬灯千百盏，光明胜白昼。殿中珠帘翠幕，隐约不可辨，惟香雾四沛，氤氲不散。数人即于帘外禀白，闻言：“远客既临，当以礼见。”乐作帘卷，则正中上坐者，乃一二十许岁女子。星冠霞帔，玉貌端妍，天人也。两旁侍立者，悉艳妆丽姝，玉色珠光，互相辉映。殿上传生入见，生不觉膝为之屈。上座者命人扶生起，赐坐于侧，谓生曰：“闻君义高千古，勇冠三军，固一世之英豪，当今之俊杰。今不远千里而辱临敝地，寡人凉德，何以堪此。此为滹海，上帝命寡人莅治兹一方者有年矣。久庆安澜，无虞骇浪。乃不谓近有应海雌鼋，与鼉龙作偶，恃其跋扈，来肆凭凌。雌鼋之故夫，即前在崇海煽虐，为君手翦之于长桥下者也。今将借君威灵，兴师问罪，幸助寡人，君其勿辞！”生闻命，意气慷慨曰：“敢不擐甲执兵，为诸军士先，以驱除此妖魅，奠王国家，当使彼远族永作波臣，庶几无忝王命！”

于是登坛视师，简壮士千五百人为前驱，千五百人为后劲，精选甲士二千人为中权，亲自率之。传檄至其国中，刻期决战。两军既遇，前驱猛厉无前，一战而胜。轻进遇伏，遂至败绩。中权适至，生分二千人为左右两甄夹击之。敌之前军退，鼉鼋各统



一军继进，与生相接。生见鼉龙虎头燕颌，虬髯鹞眼，固昂藏一男子也。雌鼉亦一好女子，虽不逮渤海女君之美，然雾鬓风鬟，丰姿绰约，殆如神仙中人。生飞剑欲斩鼉龙。鼉龙知不敌，急遁去。雌鼉吐水以淹生。生以剑挥之，水反倒注，盖生剑首有辟水珠也。雌鼉乃惊而奔，师溃。生率众军追之，直捣其巢。鼉龙为追军所围，不得脱，生至，斩之，士气大振。雌鼉据其国之积石山以求和，且请愿与生结伉俪。是山险阻难攻，珍宝山积，固董卓郿坞之类也。生曰：“忘夫事仇，抑何淫而无耻哉！是真披鳞带甲之俦，杀之何足惜？”挥军环攻，历三昼夜始破。迁其贿，盈百车，觅雌鼉弗得，继知其缢于荒谷，乃具棺葬之。

撤师凯旋，还报于女君曰：“幸不辱命。”女君郊迎三十里，待以上宾之礼，赐以黄金万镒，白璧十双，明珠百琲，锦绣文绮皆千端，他物称是。特张盛筵，饯之于别殿。妙选女乐百人，各就班行，彼歌此舞，更退迭进，具有五花八门之观。又使演钱塘《破阵乐》，声音雄壮激烈，听之殊令人兴勒铭燕然之思。宴毕，仍命前戎装人驾车送之归。及门而觉，则几上一灯荧然，万籁皆寂，寓童倦伏几下，犹未睡也。

生追思所梦，历历在目，叹曰：“此何异邯郸道上一枕黄粱哉？世上功名富贵，一切皆作如是观。”遂作书辞其戚，不复为关外之行。方拟返旆，忽有贵客款关至，邀往观海市。生以初不相识，辞不赴。客曰：“此百年一次，为商家盛典，亦海国之大观。今岁以荷兰王子适来，斗奇炫富，矜多竞胜者，必倍于往日。君如有财，天下之异物不难致也。”再三固请，生乃许之。贵客早备舟以待，双轮激水，其捷若飞。

既至，市肆环集，珊瑚、珠贝、火齐、木难之属，大半不能辨识其名。酒楼茗寮，多设于临街。生见一当垆女子，容华娟秀，似曾相识，径入投钱曰：“聊乞一盏，借以解渴。”女子睨视生而笑曰：“君颇忆别殿歌姬否？何别未数日，已淡漠无情也？”



生始恍然自失，曰：“卿那得来此？”曰：“随女君俱至此间耳。相距百余舍，有萃珍圃，室极宏敞，即女君之所设也。君盍往乎？当有所得。女君固望君久矣，彼贵客者，乃女君之所使也，特为先路之导耳。”

言次，贵客至，偕生联骑而往。奇珍瑰异，为生平日所未睹。别一室尽储前日赐物。贵客谓生曰：“此皆君之所有也，今日君当载以俱归。”生请一见女君，面为申谢。贵客曰：“人神道殊，幽显路异，事已泄露，似不宜再渎也。当垆女子以与君有夙缘，故女君特以赐君，用侍巾栉，备箕帚。此女有宜男相，他日必生亢宗子以延嗣续。君虽抱负异材，然非功名中人，归后不必作出山想矣。今日拥钺宝、对佳丽、载西施，一舸以东，艳福亦不浅哉！”遂送生登舟，而女子已先在舟中。一帆风顺，直达崇明。逮晓，生推蓬窗而望之，则舟已系于己之门外石桩上。生乃偕女入室，而呼臧获辈出运物，竟日犹不能尽。

一夜与女同梦正酣，忽睹伟丈夫昂然排闥而进曰：“曩日宝剑可赐还也。助君名成利就，亦思所以酬师哉。”生方欲起谢，遽拍其肩曰：“勿忘！”遽然竟醒，起视匣中，剑已杳矣。

翌日，往寻古冢，为之辟地筑墙，树碑碣，种松楸，建屋十余椽，置守冢者司祭扫，更购田百亩，以奉春秋祀事焉。

## 药 娘

郑筱史，汴人，僦屋维扬为寓公，共居近小金山。后购冶春园遗址，葺而新之，楼台亭榭，颇有可观。又复叠石为山，引泉作池，池流曲折，驾以飞桥，东西回廊周绕，随地势高下为参差。最奇者为芍药圃，圃前有门，扁曰“尘飞不到”。字势飞舞有逸趣，吕仙降乩笔也。一入门内，便见高峰插天，循径而上，



路殊纡徐。既登绝顶，有亭翼然。倚栏纵眺，全园尽在目中。既达平地，则弥望皆芍药也。雕栏石磴，环护倍至，中间所植为金带围，尤称名种。相距数十武，有楼五楹，极轩爽。楼上藏书数万卷，绡帙缥函，什袭珍庋，多人间未见本。楼左偏葡萄作架，薜荔为墙，槐榆千章，芭蕉百本。觅路而入，绿荫森沉。精庐三楹，为闲时憩息所，盛夏居之，几忘炎燄。生虽坐拥厚貲，而不喜居积，会计之事，悉委于人。读书之暇，惟知蒔花玩石，此外别无所好。纳二妾，一曰绿媚，一曰素修，皆虹桥小家女子，颇识字。生另构二室以处之，月榭云窗，备极幽丽。室外杂植花卉。二室遥隔半里许，通以阁道，如亘长虹于半空。二女有时靓妆炫服，凭朱栏而延伫，见者疑为阆苑神仙，缥缈天外。生分宿二女处，月不过数日，偶有余闲，即课二女以唐宋人诗词。二女志甚相得，序齿以姊妹称。绿媚年十七，素修年十六，花貌玉肌，堪称双绝。素修于书史尤慧警。

一夕，素修方临窗握管书字，忽见窗外人影幢幢，疑为绿媚潜踪而至，因隔窗呼曰：“绿姊何不即入，乃作门外汉，须知窥观非正道也。”旋闻有弹指声曰：“既欲我入，何又闭门拒客耶？”其音清锐，绝不类绿媚。姑启双扉，女已掩入。灯下视之，意态妍丽，丰韵娉婷，艳发于容，秀入于骨，世间无此绝色女子也。不觉错愕却步。女曰：“姊幸勿惊，妹来伴寂寞耳；请观与卿家绿姊孰胜？”素修曰：“小园与外间隔绝不通，姊何由至？”女曰：“妹久居尊园，姊自不识耳。妹来欲出小诗奉教，幸勿琐琐固诘，以败清兴。”袖中出诗本一束，掷素修前。素修视其签题曰“紫霞轩吟草”，下署“竹西谢春芬药娘著”。于是始知女字药娘。开卷七绝一首，句妙欲仙，心甚好之，竟忘其为宵深地僻，从何处来也。亦出所作示之，相与娓娓谈诗，烛屡见跋。呼婢瀹茗，以解渴吻，佐以饼饵，曰：“仓卒未知姊临，不能作咄嗟主人，姊勿怪也。”俄而村鸡唱晓，女乃别去。素修约以明夕来，女曰：



“明夕子有心上人至，恐无暇念妹矣。”素修秉烛送之，出户，方致声珍重，而女去已远。

翌晨红日上帘，素犹未起，梳洗方罢，生适来，见几上诗草，询何人作，答以邻女，并不言其故。生见其词语清新，为易数字，并加评焉。夜果宿素修所，素修讶女若预知者。越一夕，微雨廉纤，挑灯独坐，正思女不置，隐隐闻远处有屐齿声，渐近，并闻笑语声。知是女来，启户俟之。见女已立窗外，更偕一人至，并入室中。女无暇寒暄，即坐几旁，捉足脱屐易履，曰：“今日惫甚。”素修视同来之女子，长短适中，纤秾合度，云鬓雾鬓，飘然若仙，与女固堪伯仲也。爰询姓字，曰：“姓徐字玉娘，前居蜀冈，今处尊园，以势分悬绝，故未敢骤攀清话耳。”素修曰：“既忝姊妹行，犹过作谦语，是见外也；今而后请勿复尔。”因询玉娘曰：“既与药姊同居，当必能诗，如携佳作来，请以见示，共相欣赏。”玉果出一册于怀袖间，书其眉曰“兰因剩稿”。素读其诗，情致缠绵，远胜己作，更深悦服。由此二女与素往来綦密。有时二女令侍婢携酒肴来，热气蒸腾，若新出于釜，异饌醇醪，莫能名状。素修益奇之。思礼不可不答，特出己资，密囑厨娘，为备盛筵，今夕将以宴女客，且戒勿泄于人。

适绿媚之雏鬟曰蔬香者，以事至厨下，闻刀砧之声喧彻于外，鸡豕鱼虾堆案盈几，问：“今日岂主人生辰耶？抑别有喜庆事也？”有灶下婢与蔬香相稔者，附耳告之曰：“今夕素娘宴客，岂绿娘未见请耶？不然安有不知？”蔬香匆匆回，面有喜色，曰：“我娘今日食指动否？夕间素娘大开东阁，我娘当必预列。”绿媚曰：“此时已晚，尚未遣使来邀，中必有故，我当往探之。”逮夕，从复道持灯往，甫近，已闻笑言喧杂匕箸觥筹交错之声。从窗隙窥之，明灯朗耀，客坐二女子美丽异常，玉色双辉，珠光四照，思戚串中并无是人，当必有异。敲扉竟入，笑曰：“不速之客一人来。”素修即起相迓曰：“难得阿姊自来。”二女亦殷勤行



相见礼曰：“素知绿娘美，今日见之果然，不觉自惭形秽。”素修遽拍药娘肩曰：“我见犹怜，何况老奴。”玉娘曰：“我每见素姊，辄自叹弗如，为不乐者竟日。”于是四美合尊促坐，洗盏更酌，或折花枝以当酒筹，或击鼓传花，或彼此拇战，钏动花飞。药娘量最豪，饮无算爵。更阑始散。绿媚问二女住何处，曰：“距此不远，山后即是蓬庐耳。”

二女既去，绿媚备询颠末，叹曰：“其来也突兀，其去也杳忽，其言所居也支离。此渺尔培塿，不过土戴石而成者耳，安有庐舍在其间？如有之，何我出入不一见哉？以我揣之，必是灵物幻化，非鬼即狐。”素修佛然曰：“狐鬼而能幻人形，事或有之；至狐鬼而能诗，妹未之闻也。”即出二女诗册与之观。绿媚见药娘诗卷有生笔迹，惊问曰：“岂郎君亦与相见乎？”素修曰：“郎君但见其诗，未睹其人，妹亦不敢直告也。”是夕，绿媚即与素修同宿。生诣绿媚所，入房寂然。蔬香告以赴素修宴，有女客在故也。生遂独眠。达旦，循阁道而回，遥见二女子，一衣红，一衣白，穿林中而出，由石径登山，入林深处，忽不见。生因默识之。逾数日，绿媚素修俱集在书楼下，生偶述二女服色形状，曰：“与阿素作诗友者，是此二女欤？”素曰：“仿佛似之。”生曰：“测其踪迹，殆非人欤！”素修闻言，殊不悦，约生俟其来，入与之言，疑可立决。

夜间二女偕临，词辩锋起。须臾生入，二女欲避去，素固挽留之曰：“何妨以通家礼见，昔谢道蕴施青纱步障，与小郎解围，此姊家故事，宁不能效之耶？”二女遂出见生，玄言奥旨，持论纵横。生不能屈，叹曰：“女相如洵辩，才无碍哉！”药娘曰：“闻君家多藏书，何不令余入而纵观，以扩眼界？”生订以明午。翌日，二女果至，生导登书楼，玉轴牙签，一一指示。二女叹为大观。药娘曰：“世徒知宝宋板书，视若拱璧，空使触手若新，曷尝细心自校，此真耳食目论之士也，虽多奚足贵哉。”二女由



是又与生为谈友，虽日间亦留不去，谈论则并坐，饮食则同席，绝不避嫌。每值花晨月夕，辄置酒宴赏，生居中，而四女环侍焉。飞觥传觥，情殊相昵，然皆以礼自持，毫不可狎以私。生愈敬而爱之。曰：“与二姝交，正如对名花，止可餐其秀色耳。”

一日二女至，容色惨沮，药娘谓素曰：“妹与姊缘尽矣！他日姊如相念，就妹没处，掘土三尺余，有琥珀一方，即妹精诚之所结。置之佛前，香花供奉，三十年后可得往生净土，姊幸勿忘！”玉娘在旁，呜咽弗能成声，曰：“姊死，妹岂忍独生！”素方曲为慰藉，忽窗外黑云如墨，风雨大作，二女倏不见。顷之，雹下中庭，紫芍药蹂躏殆尽。逾月，楼西玉兰一株，亦憔悴死。

## 李 延 庚

李延庚，字少白，西蜀人。工诗词，为人颇具豪气。少好击剑，及长，以为不足学，遂专心于文史，声名藉甚。性好远游，已三涉峨眉，穷其佳胜。以应京兆试入都，见集于都下诸名士，终日惟酒食游戏征逐，放言高论，自负不可一世；及观其所作，剽窃陈言，恒订杂学，直可投诸溷厕，岂第覆酱瓿而已哉！以是杜门不交一客，虽在软红十丈，如处深山穷谷中。僦居西城外极乐寺，寺四周皆水，碧漪荡漾，其清澈底，盖高粱桥水，其源出自西山涧中。去此而入玉河，两水夹一堤，堤上多种杨柳，细叶长丝，临风飘拂。岸北数十里，大抵皆招提兰若，低昂疏簇，紺宇红墙，与绿树参差相间，境殊幽胜。其与僧寺毗连者，多富贵家别业，泉石花木之美，楼台亭榭之丽，各擅其奇。生于读书之暇，杖策出游，信足所至。每遇风和日暖，鸟语花香，拂石小坐，徘徊不忍去。见园扉有启者，闯然竟入，寻花看竹，不问主人。园丁亦习见之，不以为异也。寺相距里许，万驸马庄在焉。



庄曰“白石”，以在白石桥北而得名。时值中秋，清光皎洁，悬照万里。生爱于爽阁观月，遂褰被住宿。

一夕，酒醒梦回，月光射疏棂，松柳竹柏之影，疏密纵横，映于窗纸，殊有画意。生顿触所好，披衣启户而出，露立中庭，举头观玩。忽闻隔院有妇女笑语声，生心异焉。知庄左右并无居人，此声何自而来？适墙角倚有一梯，日间园丁折花之所置也。生登梯以望隔院，遥见妇女五六人，并北地装束，所操亦北音。两妇年皆四十许，淡妆素服，丰韵幽娴。余俱女子，年均十六七；惟一最稚，仅十四五龄。并玉貌绮年，风流靡曼。濒池有巨石一，圆如几，四周皆石磴，环池悉碧玉阑干也。闻两妇呼雏鬟，扫石涤磴，荐以甃甃。须臾杂陈杯盘匕箸之属。两妇与诸女子团圞环坐，一女子曰：“今夕开筵玩月，不知谁为东道主人？”右首一妇曰：“是乃六妹之雅意，余妯娌忝为食客，岂不愧死。”左首一妇曰：“今春宴赏牡丹，亦系六妹倾囊，本约醵钱作答，至今尚虚此诺，回忆盛时，一日两筵，曷胜惆怅！”右首妇曰：“李姊何为话及畴曩，使人抑郁不欢。尚忆李建泰出师西征，我家特奉朝命，以太牢告庙，此时何等烜赫？曾几何时，沧桑变易，抑何速耶！”左首妇曰：“当田妃死时，我等叹为无福；安知异日后田妃而死者，万不及田妃哉？我家阿翁年七十有余，犹称鬻铄，诸子皆官都督，诸孙亦并执戟明光，有位朝列；一朝变起，同殉国难，由此观之，高寿亦岂得为福哉！”右首妇曰：“我家阿翁，位崇职重，已跻太傅之列，宗人府印玺为其所掌，尝以亲臣随侍经筵，每值文华进讲，佩刀入直，此时何等宠荣；今日思之，恍同一梦。当李姊捐躯赴井时，依亦思投于水，跃身清流，以随所天。不料后有抱持者，则侍婢小茜也，至今以为恨。”左首妇曰：“闻阿妹归家，越岁不食，旬日而死，此事更惨。试思绝粒之难，何如身问水滨之易乎！”末座一女子，作嚶嚶啜泣声。群起劝止曰：“六妹情伤矣！如有再提前事者，罚以十觥。”